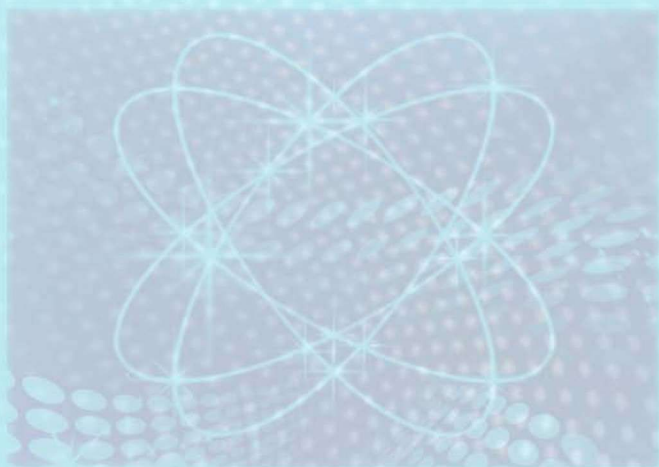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大 天 比 心

凸凹 著

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辑一 思绪.....            | 1   |
| 午夜伶仃.....             | 1   |
| 四月日记.....             | 6   |
| 鲁迅与我.....             | 26  |
| 门外剧谭.....             | 33  |
| 说给自己.....             | 41  |
| 草木人生.....             | 49  |
| 以生活为本.....            | 53  |
| 走出困境.....             | 61  |
| 获奖感言.....             | 70  |
| 也说奥运.....             | 72  |
| 文艺批评的“两个之外”.....      | 77  |
| 民间文学传统，当代创作的活水源头..... | 82  |
| 辑二 印象.....            | 88  |
| 心碑青苍.....             | 88  |
| 心比天大.....             | 97  |
| 每逢大事有静气.....          | 103 |
| 文化在乡的种子.....          | 115 |
| 辑三 书话.....            | 120 |
| 率性论书.....             | 120 |
| 傲立于风情之上.....          | 123 |
| 人在旅途而思.....           | 132 |
| 阅读而行远.....            | 137 |
| 象征与幽默的高超运用.....       | 142 |
| 关于《杨柳青青》.....         | 144 |
| 受用之书.....             | 146 |
| 亲吻土地的理由.....          | 152 |
| 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.....        | 156 |
| 辑四 序跋.....            | 160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欢喜佛》跋.....        | 160 |
| 《正经人家》自序.....      | 166 |
| 《玉碎》跋.....         | 168 |
| 《双簧》后记.....        | 176 |
| 每束阳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.....  | 178 |
| 心尖上摇曳的花朵.....      | 183 |
| 《沿着心的轨迹》序.....     | 186 |
| 奇特的艺术与奇特的人.....    | 188 |
| 画序二题.....          | 190 |
| 铁瓦铸辉煌.....         | 194 |
| 《马福摄影》序.....       | 197 |
| 《欢悦》创作谈.....       | 201 |
| 辑五 游痕.....         | 203 |
| 文化边城——凤凰.....      | 203 |
| 蜀行笔记.....          | 211 |
| 鸾都夜游.....          | 225 |
| 故乡永在.....          | 231 |
| 鄱阳三韵.....          | 235 |
| 如花美眷在承德.....       | 241 |
| 辑六 访谈.....         | 246 |
| 京西文学之子.....        | 246 |
| 《玄武》：划时代的乡土力作..... | 254 |
| 土地·农民·改革.....      | 261 |
| 后    记.....        | 273 |

## 辑一 思绪

### 午夜伶仃

过了四十岁之后，无眠之夜便常常光顾了。失眠的痛苦，让人猛地醒悟道：人的种种所有其实都是无所谓的，只要能吃得饱，睡得着，就很幸福了。

在辗转反侧中，借着暗夜的微光，能够清晰地看到身边女人那安恬的睡相，心中生出别一种滋味——不仅仅是嫉妒，更主要的是痛恶：一张床榻，竟有天壤之别的境地，凭什么？

尽管她是我的至爱，用《圣经》的伦理而说，是我生命的一半，但此刻想来，她其实跟我无关！

用这种心境审视她，发现被我视为掌上明珠的她，只是有着一大堆微不足道的小优点，而没有、哪怕是仅仅一种能被人感念的大优点；她衣兜里尽管叮当作响，却其实都是一些散碎银两，而没有一张百元面值的大钞——她真的不值什么。

害怕自己继续刻毒下去，便摸索到了那台被人当作敬意赠与的MP3。在耳机里，那首极欣赏的《马赛曲》竟也变了往日的感觉：已听不出它的英雄气概，听出的，竟是一种“伟大的恐怖”。

“伟大的恐怖”，是雨果喜欢使用的一个词汇，用来比喻那些空洞的、人为放大的所谓壮烈情怀。近处的我，竟与遥远的雨果有心心相印味道。这不禁让我大吃一惊。

既然音乐的情调被败坏了，再听下去的意义已经不大，便关掉了。

为了应对这漫漫的长夜，我迅速地陷入无边无际的幻想。

我幻想着捡到了 1800 万现钞。巨富之后，要干些什么事体呢？不用苦思冥想，“事体”本身竟依次登场——

首先置备了至少有 500 平方米使用面积的美庐，里边有一个大大的书房，有几排黑压压的书架。不仅家里所有的藏书都上了书架，而且为了填满剩下的空间，又购买了一大批价格昂贵的典藏本。在嘴角回甘的同时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可怜。因为即便有钱了，也掩饰不住文人的出身——现实的家居很狭仄，大量的藏书都堆在地上，一旦用到有关的册籍，翻检起来很困难。所以，“大书房”的梦想早就潜泳在脑子里了。

其次砌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室内游泳池。棚顶的阳光很明媚，池中之水也平静而透明，有一种既私密又公然的时尚氛围。这并不说明我是个追逐市井颜色的人，而是缘于我的身体状况。我是个热衷于书写的人，便养成了既慵懒又勤奋的生活习惯。在键盘之上我是勤奋的，键盘之外，就什么都懒得做，包括从健康方面考虑所应进行的最起码的健身活动。于是，身形就很恐怖——肚子很大，腿杆子很细，心肾肝胆，有过分的负担，行色稍一匆忙，就做汗牛喘，颇有来日无多的感觉。真是比不得人家濮存昕，50 岁的年纪，尚有 18 岁的腰身，生机盎然，惹少妇追慕。而游泳运动，正符合既慵懒又勤奋的性质——懒洋洋地伸展一下腰身，水流会托着你往前走。

再其次，竟是喂养两个美妇。既是红粉知己，不时地成就一番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情调；也可以在心神疲惫之时，给你一些形而下的耳鬓厮磨。既可以像苏菲·玛索一样给你消“心火”，又可以给你一种成功男人的自我感觉。幻想至此，我不禁心冷了一下——因为虽然是一片幽闭的夜色，却看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——尽管写了近 20

年的道德文章，也塑造了近于完美的“人文知识分子”的角色形象，其实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而已。

伟大的夜啊！

夜色孤独却犀利，它能直刺出本质——自己白日里种种光荣的表演，所依托的，不过是一张张变换颜色和质地的“画皮”而已。

雨果说：现实的敌人尽可以蔑视，但心中的两个敌人却要认真对待，即：孤独和幻想。

我的理解是：孤独是一种赤裸的状态，使伪装不能附着；而幻想是“本心”的原生态伸展，使“本欲”暴露无遗。

对于文人，这是两种多么不利的生存元素啊！它们会使居高临下的“表达”优势荡然无存，使自以为是的“信心”彻底动摇。所以，将心比心，在万丈红尘中，如果你是普通人，你千万别相信文人墨客的红唇白牙的鼓噪，你要留心他们在孤独状态下有什么表现。

郁达夫是个性情中人，敢于向众人公布他在孤独状态中的真实样相：在街头喝老酒，烂醉如泥唱大风悲歌；在暗门子里嫖私妓，把荆裙冯妇当作旷世佳人。

然而在现世的文人群落中，已经没有郁达夫了。进化之功，使秃鸡幻变为孔雀，懂得如何爱惜羽毛了。

所以，在他们“完美”起来的同时，也失去了承受孤独、享受孤独的能力——为了躲避失眠，他们干脆不去入眠，“泡巴”、“泡碟”成了时尚生活方式，高脚杯，走私影碟，成了日子里的柴米油盐。他们“痛并快乐”着，以至于普通人没有予以同情的资格了。

想得久了，头疼起来，掀开手机的屏幕，已是凌晨三点了。这是周扒皮半夜鸡叫赶长工们出工的时辰。

不禁苦笑了一下。我想到：长工们的觉总是睡不够，是因为劳顿；我等鸟人总是有觉不睡，是因为安逸。

这时，身边的女人打了一个哈欠，翻了一个身。侧卧的姿势，使她臀部的线条显得分外惊心动魄。

我知道，被衾之下，女人有个极腴美的臀部，正可以给我一个应有的劳顿。但是，最后的一点修养，准确地说，最后的一点虚荣，使我不能主动而急迫地表达对她的需要。便也别有用心地重重地翻了一个身。

果然被她感知了，她嘟囔道：“都几点了，还不睡，真是闲的。”

“闲”与“安逸”是同一种状态的不同说法，在似醒非醒之间，她居然也概括得如此准确，以至于让人陡地生出厌烦。“谁不想睡？不是睡不着吗。”

“睡不着就去写作。”她竟说。

她居然开出了这样一付药方，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，我真想吼叫一声：“我是人，而不是写作机器！”但是，我还是忍住了，忍成了一种蔑视：蔑视是力量中的力量。

我大小是个人物，不能没有这种力量。我安抚着自己。因为她是无辜的，无辜得令人讨厌，所以，我更得安抚自己。

陷在望不到边的黑暗中，我悲伤地想：她是谁呢？而我又是谁呢？

“我是一座挂在房子正面的钟，向所有的人指明时间，而唯独不向房里的那个人指明时间。”居然想到了雨果说过的一句话。

“房里的那个人”是谁？是时钟本身，还是背对时钟的那个人？

如果我是时钟的话，那么，身边的女人莫非就是背对时钟的人？

现在看来，所谓同床异梦，绝不仅仅是婚姻之外的爱情，或爱情之外的爱情；在本质上，应该是虽然拥有最亲近的身体距离，却不能拥有或进入共同的精神世界和生命状态。

一个人的失眠问题，真不是孤立的问题，它会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、对人生的态度，至少牵扯到与身边人的感情问题。我清晰地感觉到，在这一刻，我不爱她。

长夜终于捱到了头。当晨光钻隙而入的时候，我的心境居然又变了——望着她晨起时慵懒而柔美的面容，我居然说了一句：

“对不起。”

2006年2月18日于北京石板宅  
(载《长江文艺》2007年第2期)



## 四月日记

### 小 引

日记的具体时间：2006年4月。因为是业余的写作者，职业时光中的物事大多与文学无关，辑录之时便略去了；所以，所呈现的，虽说是原生态的日记，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文学的札记而已。所不同的是，“文学札记”，是一种有意的创作；这里的文字是率性而为，与雅训及谨严远些。

4月1日（星期六）天阴

天阴，北风尖冷，不宜出户，便翻检旧笺。

翻到日本中国民俗学者三谷孝的一封来函，被精美的信封吸引，便展读。

来函的日期是1995年10月16日，距今十年有余，然三谷孝的音容还是翩然浮现——窄脸，细眼，长发，白面，汉语流利，礼数周全。那时，我在区政协文史办主持《房山文史选辑》的编务，被人误以为对京西民俗有研究，三谷孝一行于是年仲夏来华考察时，我便被北京市有关部门指定为接待专家之一。座谈时，我夸夸其谈，三谷孝认真地记录，有谦恭相。之后，他向我提问，态度依旧谦恭，但问题提得有些冷僻，我有些难以应付，语词含混，冷汗暗沁。始觉得，谦恭之下，必有机锋，不可小觑。他似有所察，点到为止，微笑着谢过，不再追问。虽未漏败像，但内心惭愧，既愧己，又怨人——怨他太熟悉中国民情，问得过于“内行”。在《而已集》里，鲁迅有一篇《小杂感》，云：“与名流学者谈，对于他之所讲，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。太不懂被看轻，太懂了被厌恶。偶有不懂之处，彼此最为合宜。”以此衡之，我犯了双重的忌讳——自己本是外行，却装得“太

懂”；人家本是对中华民族素有研究的学者，却仅仅被看作是“外国人”。

没想到，三个月之后，他给我写了一封致谢函，感谢我对他研究的帮助。信中还有一句感慨：中国农村进步的样相，令人敬佩。我对他所用的“样相”一词，颇感兴趣，觉得别致、生动，既有现场感，又有想象的空间。比之“面貌”、“状况”、“情景”，更具汉语的韵味和魅力。后来，我写作时，在多处使用了这个词，并得意于它给文句所附加的“厚味”。但不幸的是，在发表时编辑们都给改成了像“面貌”、“状况”、“情景”等通常的用法，让我哭笑不得。

但我是固执的，在编自己的文集时又都改了过来。别人剥夺你的兴趣是没办法的事，但“私下里”的自我满足，也是很有意思的。

4月2日补记：南方作家盛可以也有同好，她喜用“样貌”，与“样相”类之。

4月2日（星期日）依旧阴

上月的最后一天写了一篇散文，题为《细香》，上午作了半日的修改。改后复读，颇自得。觉得自己的文章是人生的体验、独立的思考和书香的涵养三者融会的产物，情感、识见和文采都是有的，在所谓的“新散文”的冲击面前，是无须自惭的。

孙犁发表文章历来不挑剔报刊，只要是能够迅速发表，就很知足了。他的写作同化着生活的充实和生命的快乐，而与身外的名利无关。《人民文学》向他约稿，他寄了一篇短文过去。但听说三四月后才能刊出，便又急切地要了回来，放在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周刊上发表了。他说：本来就是一篇短文，只是为了享受一下发表的快乐，经历数月的等待之后，即便是在名刊上发表，也没有丝毫的快感了，不值得。所以，他晚年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《天津日报》上发表（还有

《羊城晚报》、《今晚报》）。但是，这并没妨碍文章的影响，依然是脍炙人口，在时间深处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受孙犁的影响，我也是不在意发表的报刊的。《细香》改定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在网上发给了《中华读书报》的舒晋瑜。因为舒晋瑜对我的文字有很深的理解，始终抱着欣赏的态度，给她的文章，一般都能迅速发表。这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，好像笔底之下有写不完的东西（从元旦到现在，仅三月余，居然写出了十五六篇作品）。文章发表之后，居然有大部分被一些有名的选刊选载，这虽然不值得炫耀，但能得出一个有益的启示：“密集”的写作，不一定就影响文章的质量。

我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：鲁迅之所以每年都写出偌大数量的杂感，与有固定的发表园地有关。

便生出一个幼稚的想法：为了促进文艺生产力，国家应该允许办同仁刊物。郑渊洁有钱，办了一个只发自己作品的《童话大王》，我什么时候有钱呢？什么时候也办一个自己的《语丝》杂志呢？

4月8日（星期六）阳光明媚

随领导到达贵州遵义，考察遵义县的新农村建设。在这方面，遵义有新举措，曰：“四有在农家”，即：富在农家，学在农家，乐在农家，美在农家。他们的出发点是明确的：避免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，而忽视了“人”的总体提升，要做到富裕与文明并重。对此，我是欣赏的，因为他们眼里有“人”，而不仅仅是为了政绩。

我们参观了一个村子的图书室。它的图书构成出乎我的意料，除了此类设施所惯有的科技、卫生、法律、生活类图书以外，人文方面的书也很多，林贤治主编的“流亡者”丛书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

“大家小书”系列居然也摆在架上！翻看它的借书登记，居然不是摆设，而是真有人借阅。我的心情油然地好起来。

晚上，贵阳市委宣传部赏饭，认识了此地的儿童文学作家何伊经。边地遇见文士，颇感亲切，寥寥数语之后，就如经年老友，无所不谈。同桌的领导大为惊愕，以为是茅台酒闹的。既然如此，索性放饮。老何被我敬得有些招架不住，问我为何对他如此动情，我说：

“因为贵州不仅有茅台，而且还有文化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他问。

“因为贵州有老牌的《花溪》和名牌的《山花》。”

回到宾馆的房间，酒热之下，很想给《山花》的主编何锐先生打个电话，遍寻了身上的电话簿，竟没找到他的电话号码，只好悻悻作罢。

4月9日（星期日）阳光依然明媚

在返京的飞机上读维特根斯坦的随笔集《文化与价值》。他说：言词即行动。这句话，很令我震动，因为它直逼写作与言说的意义。

不禁让我想到博尔赫斯的一段话（大义）：对于写作者来说，他所经历的一切，包括错误的女人、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事件，甚至包括不幸、挫折、耻辱和失败都是生活对他的馈赠，都是他写作的材料，供他成就意义。同时，应该看到，一个人在高兴的时候，不会想到写东西，因为幸福以其自身为目的。

从两位“作家的作家”的论断中我得到启发：其实写作本身就是作家的幸福生活。写作的行为，使作家能够经受孤独、承受苦难，甚至坦然地面对遗忘。至于名利，应更不在话下。

言说着就存在着。

沉静书写，类似于兵士的执矛、农人的荷锄，是力量的另一种形式，且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形式。

飞机突然颠簸起来，身边一片大呼小叫。我却微微一笑。我不怕从天上掉下去，因为大地上已有我几部质朴的文字在——即便肉体灰飞烟灭，灵魂却依旧在行动。即使自己的言词只有只言片语被人捡拾而去，那个人也就是完整地把我延续了。

4月10日（星期一）天气晴好，却阴冷

我最受不得北京的四月天。树木葱茏给人以温暖的假象，一到室内，就暗冷。加衣而热，减衣而寒，像暧昧的情感。农书上说，在4月23日左右北京有最后一场“倒春寒”，便总给人一种不能释怀的感觉。其实这也怨不得自然的轨迹，怨就怨自己学的是农学专业，对节气过于敏感。

白天偶感风寒，身体疲软，晚上不到九点就蜷缩在被窝里，却没有睡意，随手拾得一卷特价书——学林出版社“印象书系”的《傅斯年印象》。这是众人的回忆辑录（作者包括罗家伦、蒋梦麟、胡适、朱家骅、屈万里、毛子水、周作人、钱穆，还有新近的谢泳等），篇幅大多短小，读起来省力，居然就读进去了。

众人皆称傅斯年是有风骨的人，因为他不满政府的腐败行为，以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，先后对孔祥熙、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进行弹劾，有著名的“傅大炮”之称。在他炮轰孔祥熙的时候，蒋介石为了平息此事，曾请傅吃饭，并说：“孟真，你既然信任我，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命的人。”傅却说：“委员长我是信任的，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，就是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。”

这本是大家公认的胆魄与品格，是不争的；但在周作人那里却变了说法。他在《新潮的泡沫》中说道：“傅是个外强中干的人，个子很大，胆则甚小，又怕人家看出他懦弱卑劣的心事，表面上故意相反地显示得大胆，动不动就叫嚣，人家叫他傅大炮，这正中了他的诡计。”他还说：“有一回他做文章大骂宋子文，这本是狗咬狗的玩意儿……蒋介石一泡尿撒下去，他的炮就不响了……”

周作人的说法很让人不解，他是个重考据的人，整部《知堂书话》引文多于自述，且文字力求冲淡雅训，很有“中正”面目。这里却像个街头发标者，搞人身攻击，居然还用了“叫嚣”、“狗咬狗”之类的字眼。迷惑之下，看了他文章的写作时间，是发表在1950年6月14日的《亦报》上。不禁有所悟：这时的傅斯年已去了台湾，属于“敌”的分子，而他自己还在大陆，且因不慎的旧事正被审查着，所以，多少有些投机的成分。

有了这样的推断，心中有了一丝忧伤，因为对他的文字，我是迷恋的。

傅斯年早就写过一篇文章，题为《我对萧伯纳的看法》。他把萧伯纳看作一个“滑稽之雄”，以为萧氏并“不够大”，因为他自己实在无几多创造成分，而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。而且他“在政治上，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”。这真有命定的味道，因为周作人文章发表的时候，傅斯年已经去世了，不可能看到这样的评论，但是，他却早早地给对手“预备”着一钵瓮，让其陷入其中，让人觉得，聪明的知堂真的不够大。

怕这不意间的思绪忘却，赶紧爬出被窝裸背而记。家婆见状，讥讽道：“你真是没病找病。”

这是不用她说的，文人历来就是病人，文章历来就是“蚌病成珠”的。

4月15日（星期六）薄云，阳光暧昧

本来是想写几个字的，但一口烟抽呛了，喘出几口老痰，脑子就混浊了。只好搁笔，在电脑上玩一种叫“蛤蟆吐球”的游戏，总是过不了几关，便失了兴趣。久久枯坐，心情嗒然，觉自己一无是处。

翻昨日的《北京娱乐信报》，知地坛正开着春季书市，未曾沉吟，便驱车而往。

车子行驶在高速路上，胎噪均匀而动听，好比深树中的风声。心情渐好，始觉得，文字生涯其实对人来说是一种深闷的耗损，一旦离开，就轻松了。所以，文人从本质上看，并不比常人活得好，生的快乐，被虚假的崇高遮蔽了。

我开始怀疑，一首小诗真的就比一束麦穗更有价值吗？

麦穗那种自然的状态，没有做作的痕迹，不背负生长之外的什么，它不担心被遗忘，因而子实饱满，自适自足。

小诗却期待着吟诵，它有煎熬。

海子的诗，苇岸的散文，多以麦子为对象。原以为他们是在建构一种了不得的“土地道德”，其实不是，他们只是为了疗伤。

他们只是比一般的文人先觉悟了一步而已。

到了地坛，书市之上居然也人山人海，真的有“市”的味道。我看到，许多人并不审查书的成色，只是看重市价，与商场里的“打折心态”，如出一辙。这更让我心绪难平——书，写书的人，可有什么好？多写与少写，写得出与写不出，又有多大的区别？那么，心灵不快乐，文字不能自然流淌，不如不写。

只是香烟的确应该少抽一些，文人并不胜于常人，身体也是（更是）唯一的本钱。

所购书籍有：

胡绳《童稚集》（人民社版）；

夏目漱石《梦十夜》（广西师大版）；

《张晓风自选集》（北京三联版）；

汪曾祺《晚翠文谈续编》（北京三联版）；

夏志清《文学的前途》（北京三联版）；

吴方《追寻已远》（北京三联版）；

郁风《故人·故乡·故事》（北京三联版）；

范用编《文人饮食谈》（北京三联版）；

《巴尔扎克论文艺》（人文社版）；

闻一多《红烛》（中国戏剧版）；

《荷尔德林文集》（商务版）；

何锐、吕进《画梦与释梦》（贵州人民版）。

4月16日（星期日）晴好

受宁肯《想象的悬崖》一文中的一句话（即：阅读就是写作者的故乡，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是走不远的人）的启发写作《阅读而行远》。笔底颇畅，全文3000字，经网上发给舒晋瑜。颇自得，一并有短信发出，告知愉悦心情。她回复到：老兄文字果然好，待择机发表。

乘兴到华冠超市，买小肚一只，牛腱半斤，糖蒜500克，犒劳自己。



在厨间吟小曲，拌凉芹。家婆见状，唇角下撇道：“你们文人可有什么好，就会狗舔鸡巴尖——自美！”她出身于农家，善用俚语，且能一语中的，不容辩驳。

开一瓶红酒，自啖自饮，醉意渐浓，竟潸然泪下。明日就四十三岁生日了，除了几部平庸的作品，的确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，且家居狭仄，存款也少，官阶也低，家婆不欣赏也是奇怪的。但是她应该陪我喝两盅，毕竟我也是中年人了，是需要体恤的。然而她居然不察，不禁黯然神伤。

酒醉神伤中到街上做足疗，脚泡在药汤之中，肉身通泰，心神渐渐平复，觉人不过尔耳。

4月17日（星期一）依旧晴好

身边同事心细，晚间备饭与蛋糕，赐我生日气氛。好心情之下，也觉家婆妩媚，与其滔滔不绝。正忘形间，接小儿班主任电话，言小儿在高考临近的情形下，在晚自习上居然不温功课，反而看健美杂志并寄情于作画，劝说无效，只好尊请。顿觉事态严重，在电话里对他训斥。那边哒地就把手机挂了，再打竟不接。尔后发过短信，称只收短信不接电话。

便用短信对谈。最终结果，不仅不能说服，反被他的气势覆盖了，气血攻心。

懊丧之下，便整理他的短信，竟连缀成一篇长文。录于下，以备忘——

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，我要是考不上怎么办？（只收短信，不接电话）。（18：41）

我考虑好了，您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我去江苏那个动画游戏制作学校。这个学校挺有名的，教动画游戏设计，面对初中、高中、大专和